

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王先謙曰增於盧文昭云此不熟於論恩許而誣也。顧廣圻曰本不言利而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作恩張本謂校增故明主不受也。今本明下有土字按此當有今據補聖人之治也當於法禁法禁明善則官法。顧廣圻曰當下文當有今據補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昭曰下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盧文弨曰張本作至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貞曰大臣盡力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恐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孚富利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先貞曰張本而作其謀守者尤嚴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罪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嚴用威嚴也一作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父母積愛而令窮也。先貞曰乾道本不至父母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積上有父母字對成文不當告父母並句總父父母積愛與史用威嚴云

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盧文  
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  
有今寧厭張本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  
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受處。顧廣圻曰句子多敗推愛  
也難行父薄受教咎。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子多善用嚴也。傍本無故母  
二十四字至用嚴大小

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作合謀相忍以飢寒。先賢曰盧  
非飢字云機張本作飢按下二字從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  
旅之難饑饉之患。張傍本改下同。先賢曰儀字從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  
憐以衣食相惠以休樂天饑成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  
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  
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顧廣圻曰人字  
對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先賢曰乾道本無刑相  
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先賢曰乾道本惡字非今據改補夫欲利  
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  
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實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  
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顧  
今日藏本也有其欲治又不甚也杳八字皆藏分析曰藏本同今本如作  
無行是故決質不肖愚知之美智。顧廣圻曰句有誤金樾曰美

四  
卷十八

字之姦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今未改美爲分未得其知  
字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  
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諭並治所揆曰此當作明主  
句治字是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治非治所揆加  
一治字是治胥謀也文法一律揆賦之揆諭移在上句因移下所揆  
官叔亦其例也蔡氏近義通藏文米芾書高賈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  
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  
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頤曰乾  
名字順廣折云藏本同今本無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  
一國。顧廣圻曰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  
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  
民輕刑可以上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  
未必以輕止也必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  
盡止。先頤曰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頤曰能止  
利蒙大罪。先頤曰並道不蒙作加虐故姦必止者也。先頤  
文字上高民慕其利而做其罪。先頤曰做其刑故姦不止也故  
有而字先聖有諺曰不蹠於山而蹠於丘。先頤曰淮南子人間訓堯  
依義當作塗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塗微小故人易之  
也姦也按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塗微小故人易之

草一  
正  
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炎亦可決矣此云狀賢不肖愚  
乃姦字之誤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今未改美爲分未得其知  
字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  
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諭並治所揆曰此當作明主  
句治字是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治非治所揆加  
一治字是治胥謀也文法一律揆賦之揆諭移在上句因移下所揆  
官叔亦其例也蔡氏近義通藏文米芾書高賈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  
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  
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頤曰乾  
名字順廣折云藏本同今本無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  
一國。顧廣圻曰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  
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  
民輕刑可以上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  
未必以輕止也必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  
盡止。先頤曰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頤曰能止  
利蒙大罪。先頤曰並道不蒙作加虐故姦必止者也。先頤  
文字上高民慕其利而做其罪。先頤曰做其刑故姦不止也故  
有而字先聖有諺曰不蹠於山而蹠於丘。先頤曰淮南子人間訓堯  
依義當作塗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塗微小故人易之  
也姦也按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塗微小故人易之

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枉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  
亂國卽爲民設陷也。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亂國也。則設民  
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英之頌語。語美而文不察。當世之事。曰上  
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心。上。唐文帝曰。恐是下不足  
於用。則怨上。故下云。以此爲足。其相對。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  
罰固已足之後也。王謂曰。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  
猶之亂也。民於所用而厚愛之。若木後。寧無犯。木亂。言上實足  
爲治。是也。夫富家之受子。作富。盧文帝曰。乾坤。木富作當。益。金便。改當  
足。民何可以。爲治。當作則。雖財用足。而厚愛之。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  
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  
於用。則怨上。故下云。以此爲足。其相對。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  
罰固已足之後也。王謂曰。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  
猶之亂也。民於所用而厚愛之。若木後。寧無犯。木亂。言上實足  
爲治。是也。夫富家之受子。作富。盧文帝曰。乾坤。木富作當。益。金便。改當

太則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  
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受厚。輕利之患也。順廣所曰。藏  
當作。唯接。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隙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  
非。當作。倒依。下文改先慎。按趙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帝云。財用足。而力作  
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  
已明矣。昭云。己字脫。張末有今據。補。先慎曰。民是以民爲  
之外者。老聃也。予以爲足。民可以治。而當作。而民是以民爲  
老子。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以爲尊。對于下。疑原之位。二  
字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以爲尊。對于下。疑原之位。二  
字。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以。實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  
子。廣所云。藏木今本無君字。今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

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顏曰霍橫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顏曰盲啞於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矣。顧廣圻曰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

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舜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先顏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顥廣圻云世主耽其辯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者之學不談矜誇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先顏曰謂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規謂之有行與官寵交謂之有依離世近上謂之高倣父爭逆今謂之剛材。先顏曰剛材者在下行惠取眾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僥幸者官職廢也高倣者民不行其令

事也剛材者合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  
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  
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  
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便有勢也必使其人有勢則  
舊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  
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慎曰  
惟作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悟。王先謙曰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先慎  
按木無其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木爲下有其字先慎則事必亂矣  
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王先謙曰承上  
此君子無上此無術之忠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不必坐上決  
下文而誤上此無術之忠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不必坐上決  
誠以參慮無門曰決誠以今木作法術倒言而說使校魯義當  
任得讓形近之誤七街爲丁大不似貳異貴小必坐上必坐上  
纏云觀聽不參則誠不問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又  
必坐上者張尚君之告坐也今木不說請飄加改易認其說下  
說是張尚君必坐上必坐上必坐上必坐上必坐上必坐上必坐  
故智者不得詳欺司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繁端而觀失有過  
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先慎曰不任故智者不得詳文  
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士使斷事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先慎曰不任故智者不得詳文  
後能行之木有能字先慎按依上文當有今批補不可以爲法  
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  
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首職之令鉤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鉤  
夫民不盡賢楊朱鄧程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

焦木枯立死若木華角赴河。顧廣圻未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今本有賢字接依上文當有今據補云智士盡其辨焉。顧廣圻曰乾道本無所字拾補有盧文常有今據補云智士盡其行焉。同今本士下有能字盧文昭云今本集下能字拾此衍今據廣圻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先慎曰遁

何利馬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

道民也。先慎曰錯行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

資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惜大貴文學以疑

法尊行修以貳功宗國之富強不可待也

招芻千歲不適有方鐵鉛言國匪與器方輒也言相易之義于亦或牙頭列賄貢爲敗有方鐵鉛言國匪與器方輒也言相易之義于。顧廣圻曰過者爲敗有方鐵鉛言國匪與器方輒也言相易之義于此木正同釋子亦或牙頭列賄貢爲敗有方鐵鉛言國匪與器方輒也言相易之義于。廣日中而過百里傾倒降周旋不逮日中癸百。白文弨曰荀子當日正同釋子亦或牙頭列賄貢爲敗有方鐵鉛言國匪與器方輒也言相易之義于。廣斯曰委頓爲委頓首射侯不當強弩題發。王先謙曰千城距衝。先慎曰乾道木衝上有衝字頗廣斯云今木無衝字按此木爲。顧廣圻曰過者爲敗有方鐵鉛言國匪與器方輒也言相易之義于。廣斯曰委頓爲委頓首射侯不當強弩題發。王先謙曰千城

予彙作橐案字是見墨子先慎曰楊注引次作內盧文弨曰引義先慎按荀子強國爲楊江引領不若堙穴伏聚。王先謙曰真按此木爲。顧廣圻曰過者爲敗有方鐵鉛言國匪與器方輒也言相易之義于。廣斯曰委頓爲委頓首射侯不當強弩題發。王先謙曰千城此木爲。顧廣圻曰過者爲敗有方鐵鉛言國匪與器方輒也言相易之義于。廣斯曰委頓爲委頓首射侯不當強弩題發。王先謙曰真按此木爲。廣斯曰委頓爲委頓首射侯不當強弩題發。王先謙曰千城

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偏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鏡而推重者珉珉以長爲鏡也即惟倫也上古惟作惟進南同注即惟倫也四字不應問在中當云云珉珉車即惟倫也惟當作惟進南始得今本注字露目衍不可從顧廣圻曰惟當作惟進南

八十八

云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轔轔鐵輪非牧云推車  
雅言之輶轂則作椎字不妥可證先慎曰椎車謂引其車盧顧說非  
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先慎曰乾道木道下有椎字顧  
則皆推政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椎下有六反篇推愛句法正同義見上處多事  
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  
非聖人之治也。頤廣所曰椎本同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  
行推政也。先慎曰趙本也作椎本同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  
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慎曰乾道本法下有字按此不字誤當有今  
據刪行。據字衍張本作也亦可省盧文弨法所以制事。盧文

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先慎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  
煩。據所云今本有一無無字則文不成立。先慎曰乾道本今本有今  
據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顧廣所云今本有字按此不字誤當有今  
據刪行。據字衍張本作也亦可省盧文弨法所以制事。盧文  
之眾死傷者軍之乘當作垂形近之誤。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誤無難  
折挫士卒死傷而假戰勝得地者出其小言許其大利也夫沫  
者有秉髮除者傷血肉。先慎曰見六反篇臘牛義秉甲兵  
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慎曰先聖有言  
曰規有學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  
說有必立而順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  
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顧廣所曰歲末人之不事衡石者。盧  
文弨行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  
當漫行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更不敢爲私

古者人寘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  
之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先賢曰乾道木遁下有推宇顧  
則皆推政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推愛句法正同先賢曰盧說凡事  
非聖人之治也。顧廣所曰藏木同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  
行推政也。先賢曰趙本也字衍張本作也亦司掌盧文弨法所以制事。臨文  
分段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賢曰乾道本無有字按此有字據  
據剛當有今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字顧廣所云今本無有字則  
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同今本無有字據  
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先賢曰天下無不辨之法無不  
顯耳乾道本有上無無字別文不成義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

之眾死傷者軍之乘當作垂形近之誤說見內備說篇  
折挫士卒死傷而胥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告許其大利也夫沐  
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先賢曰見士卒無生義乘甲兵  
顯耳乾道本有上無無字別文不成義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  
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先賢曰天下無不辨之法無不  
顯耳乾道本有上無無字別文不成義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  
之眾死傷者軍之乘當作垂形近之誤說見內備說篇  
折挫士卒死傷而胥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告許其大利也夫沐  
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先賢曰見士卒無生義乘甲兵  
曰規有孽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  
必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賢曰先聖有言  
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  
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同顧廣所曰藏木人之不事衡石者。盧  
文弨曰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  
當提行當主國官不敢枉法更不敢爲私  
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更不敢爲私

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殺而易誅者也。此意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慈惠則不忍。智心見於下易誅則安殺加於人不忍。此委殺之事下易誅則安殺加於人則暴之實迹若義則無憚心。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安誅則民將輕財則好與心殺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安殺加於人不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不能具美食而糊俄人微不爲能活餓者也。盧文弨曰爲能之道本下亦當同先慎日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勸字淺人不能依上文不爲能富民者也。先慎曰乾道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本無如字聖作惠皆誤此觀

之忠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廣研云今木於作則今據改存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奚也母不能以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也舊注非是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正見其愛之至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俞樾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於此者不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今據利字貨貉不行。顧廣研本同今木行下是境內之事。莊公史不取爲私二文相對不當多一字據覽引亦有是。先慎曰乾道本私下有利字案利卽私之誤而姦者官不敢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舜法省而民訟簡。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  
對訟猶是以聖人之書必者論明主之法必詳事道本詳下有  
字盡猶字顧廣圻所云今木無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  
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  
今本慮作揆本同以責智者之所難。顧廣圻曰故智慮不用而  
國治也。字淺本無今據刪頤廣圻云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與  
元本非是。

嗟甘嘆漢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  
衍先慎曰張本下兩句皆無於字此小當上下清濁不以宜  
斷而決於燃正則破工極石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  
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接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  
改木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羣鼠同  
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先慎曰乾道本之  
咸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群門同資。先慎曰而猶取見  
經傳有士之君。先慎曰士張榜本作上處說人不能利惡人

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卑意陳欲曰伎人主卑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輕下曰暴。孫嵩讓曰驕當作挾謂挾君也荀子臣道篇云有  
之輔卽此所謂人臣輕上曰據此依與搘皆美名亂與暴皆惡謂  
安不能不聽遂以留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威於尊君安國謂

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得居矣。舊字又作  
燭於君義亦同先領曰五薦篇專誠使驕之無益人主而爲邪  
書孫策矢木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而官大也。先領曰張松木自有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者爲尊  
土之君至此皆刪去。先領字先領按有臣字是今據補依下文也。上當有  
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衍功高意正同  
臣言不度行不當往必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先領曰趙木無下八字顧廣圻云此篇多  
不可通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改令行禁止柄者殺  
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濫賞罰下共則威  
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審說而計改惡言不參則權分乎  
義力不用則君弱乎臣同。顧廣圻曰蔽本作衡謀故明主之行制也  
天不可其用人也鬼如鬼之天則不非既高不測鬼則不困既  
困之誰能勢行敘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縱  
改末毀譽一行而不議天下不放議故賞罰舉譽之至者也  
賞罪罰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  
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段莫如惡使民恥之  
然後一施行其法。顧廣圻曰句經繫名篇云夫不處不害。先領曰不功罪賞罰必  
勢於己也外儒說名篇云夫不處不害。先領曰不功罪賞罰必

臣言不度不行。先慎曰受功與八經篇云凡遷官襲級官爵受功順  
土之君至此皆刪去。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者爵尊  
而官大也。先慎曰張榜木自有臣字是今據補依下文也上當有  
字者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順  
廣所曰句有誤先慎曰此言几遷官襲級必因其功而故有貴  
臣言不度行不當作必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先慎曰趙木無下八字盧文福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改賞罰可用賞罰可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柯者殺  
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濫賞罰下共則威  
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審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  
姦智刀不用則君窮乎臣。顧廣所曰蔽本故明主之行制也  
天不可其用人也鬼如鬼之天則不非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  
惑誰能勢行敎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逆此勢用也。陰既  
改木毀譽一行而不議或譽一行而不敢逆天下不敢此勢用也。誰能  
賞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  
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  
然後一施行其法。顧廣所禁誅於私家。顧廣所曰禁誅連文  
勢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蓋夫不處不害即無害先慎曰不功罪賞罰必

三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改賞罰可用賞罰可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柯者殺  
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濫賞罰下共則威  
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審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  
姦智刀不用則君窮乎臣。顧廣所曰蔽本故明主之行制也  
天不可其用人也鬼如鬼之天則不非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  
惑誰能勢行敎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逆此勢用也。陰既  
改木毀譽一行而不議或譽一行而不敢逆天下不敢此勢用也。誰能  
賞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  
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  
然後一施行其法。顧廣所禁誅於私家。顧廣所曰禁誅連文  
勢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蓋夫不處不害即無害先慎曰不功罪賞罰必

279

知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先慎曰不害  
俗天下之道得矣今本功罰必知之爲句如功罪賞罰則  
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如任眾而用國也。虛故智力  
敵而羣物勝端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作任彌改也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先慎曰光道當  
本題廣圻云藏木今據木上君盡人之智慧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  
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乖  
而不斷不斷則事畱。顧廣圻自取一聽則既暨望之累。先  
字按自取一二字連下文應法云使君自取一以避異則此句  
不之義下句有誤先慎按顧廣圻自取一聽句上一聽而公合聽

字自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則不爲臣下所動聽  
本錯誤不可謂改從藏木今本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曰藏木同  
日諷誤也諷定而怒卽下於佐必然意是以言陳之日必有變  
籍虛文弨云由藏本作日是今據改先慎曰乾道木重戊  
者功見而謀作論字之誤也成敗有徵。先慎曰乾道木重戊  
據不重今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  
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顧廣圻  
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則下  
盡誤先慎曰乾道木不重君神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句有  
改從今本二字當重下盡下則臣上上衍下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日結智  
卷二十一

知臣主之吳利者王以爲同者劫。先慎曰趙本以下有異  
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先  
慎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害而言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  
弟兄大臣顧賢主母君幼稱嗣后雖子姓則強庶邇兄弟則公  
講道本注子姓之作之姓代主作代主今據荀本改就兄弟舊名稱君。  
先慎曰兄弟倒下同顧廣斯曰趙本以下有異謂不政故法在吏以禮施  
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先慎曰此謂以法在吏以禮施  
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邇不爭不令此子權籍不失兄弟  
不侵權柄固籍不失於下也。盧文弨曰趙張下不一門大臣  
不擁擁當從土旁先慎曰注權當爲攝之誤禁貴必行顯賢不  
亂臣有一因謂外內也爲句下文此亂臣之所因也。先慎曰其證今  
屬上非字外曰民外臣行感物皆畏。先慎曰愛所畏之求

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臣諸吏皆結誅親暱  
重帑。顧廣斯曰蔽木雖繕字今本結誅作誅具皆誤按帑讀  
史者謂鄰國之爲內臣或官者襲國朝往住有之皆誤謂諸  
重帑爲辱。顧廣斯曰蔽木雖繕字今本結誅作誅具皆誤按帑讀  
而殊之王先讓曰結誦是帑不誤重帑謂厚幣故所規確  
則詰而誅之則外不籍矣。先慎曰篇訛下同訛循功請者俱罪

則內不因矣外不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先慎曰乾道云  
允作允先慎校作光是也彙訓爲附雅前王術韻晉語注並云今本  
今本孫詒載云允疑作見亦誤官誤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莫  
改究爲充以就其義非也改從從允之途則後人誤以寒爲充固故  
允作允先慎校作光是也彙訓爲附雅前王術韻晉語注並云今本  
位至而在大者以三節持之。王先讓曰張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莫

之治曰質曰領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厚而必鎮也參伍貴  
帑固也。先慎曰貴帑當作責怒形近而誤下立道云行參  
者止於質合質化於領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歐廣斯  
曰藏本下

大誅不。按將尋斧柯意曰卽毫末而名實當則徑之。當更有关字。顧廣圻曰而上作上。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慎曰當作上不制則小不除則。謂之也。下文乃隱謀之也。傷名者不當也。與其讎者以所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  
誅者不行飲食也。故曰此謂除陰姦也。蹖曰詭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  
然而與其讎也。此謂除陰姦也。蹖曰詭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  
罰而蹖乃止。先慎曰乾道本段作醫見功作易功捨補醫字  
秦本作醫。訛字乾木不重易均張木作易均虛文語云繫  
之義先慎按愈說乃此可證蹖曰詭是非法不泄詭不通而易乃不  
用爲臣下所輕易。王先謙曰不改從拾補是止矣見功見罰是不  
敵也。下文見功而賞見罪而罰均張木作易均虛文語云繫  
之人近習曰狎賤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憾怨持罪而不發曰  
增亂其忠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亟重提俯而不躡。王先謙

止田常曰卷鴟。孫語讓曰卷當作養謂其患家墮劫殺之難  
作之。孫語讓曰卷當作養謂其患家墮劫殺之難  
作之。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吳楚以此大墮大攻  
墮兵以圖也。孟子云鄒與魯閔子雲皆爲明君。春秋察察歸篇楚卑桀公舉兵攻  
墮郢也。孟子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鄭玄注云閔稱也。昔在夏  
時太康不恭有仍。女五子家墮郢。古文疏揚雄宗正錢云。昔在夏  
桀隆與閩古音相近得相互通借。王先謙曰彈威而譏貳易不自神曰彈威而譏貳易不自神。則威形通用  
劫殺之事。先慎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自此下皆未  
盡無義。其患賊夫耽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  
劫殺之事。王先謙曰國事廢置皆當自內生於外則亂。先慎曰乾道本故其作  
詳王先謙曰人主權其利害則無不治。自此下皆未  
廷取功於朝故其國治而敵亂。先慎曰乾道本故其作  
其頤廣圻云今水其作是按句有誤卽亂之道句有誤王先謙

先慎按作改其語已明顯今據改卽亂之道句有誤王先謙  
曰要之所因卽其義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王  
主之由人主權其利害則無不治。自此下皆未  
詳王先謙曰國事廢置皆當自內生於外則亂。先慎曰乾道本故其作  
劫殺之事。先慎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自此下皆未  
盡無義。其患賊夫耽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  
劫殺之事。王先謙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自此下皆未  
廷取功於朝故其國治而敵亂。先慎曰乾道本故其作  
其頤廣圻云今水其作是按句有誤卽亂之道句有誤王先謙

曰即就也。卽亂者左傳言卽死歸去安就危也。先慎臣憎則起  
曰拾補亂下有亡字。盧文昭云亡感木作之並非臣憎則起  
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王先謙曰不當憎而憎則亂臣起  
臣起內若吳宰嚭之類性不自持形骸之疾飲藥致斃心腹之疾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撥伍以責失。王先謙曰多指隙也。  
爲撥之於伍則加罪責必折。王先謙曰三人從二不用于者必  
折文弨云藏本張本作微。張本作微故必責以怒之上之折之微足以知多寡。先慎曰乾道本微謂之於  
謂招云微張本作微顧與所云今本微作微按句有誤。先慎曰改從今本謂招必責以怒之上之折之微其徵在比周而  
怒之前不及其眾觀聽之勢。王先謙曰折微此句有誤。其徵在比周而  
賞吳也。盧文弨曰也字帝先慎誅母謁而罪同。顧廣圻曰  
謂分別微謀於極微始知得失之多少作微字是改從今本

七文昭林循功詩者俱罪意言會眾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  
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省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  
視以改其澤。先慎曰改當作收形近而誤澤頭爲澤謂擇守  
擇守禮記射義澤者所以審察其誠否易地而觀以效驗其  
其字又相迺禮上鄭注澤或爲擇只足其誤。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官顧廣圻  
用以務近者重言以懼遠使。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官顧廣圻  
兼云重其參令舉往以悉其前則通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則遠使知體。王先謙曰疏置當作置疏疏使以絕黠泄例  
與過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握明以問所罔詭使以絕黠泄例  
言以營所疑。先慎曰疏使倒論反以得陰姦。俞樾曰論反論  
傳寫誤也。相對設諫以綱獨爲王先謙曰爲讀爲僞舉錯以觀姦  
動明說以誘避卑適以潤直諧言聞以通未見作闕以散朋  
黨。王先謙曰卽上深一以警戒心。則眾莫測喜怒先慎曰乾

道本微作敬。顧廣圻云：藏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誤。先憲日辟卽避字旣陰使曉循以省寢。有罪字王肅木今本知謀。其固當故也。知辟罪以止威。顧廣圻日：藏木今本同。則明其固。據改。先慎曰：警今據改。則行不爲。其國省其衰微之釁。漸更以離通比。王先識曰：慮我使與外通事泄則術不行。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羽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牌吏。顧廣圻曰：張本謂其交故上可以止威陰使曉循以省寢。今未袁良作袁。日藏木今本同。則明其固。據改。先慎曰：警今據改。則行不行。其國省其衰微之釁。漸更以離通比。王先識曰：慮我使與外通事泄則術不行。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羽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牌吏。顧廣圻曰：張本謂其交故上可以止威陰使曉循以省寢。今未袁良作袁。日藏木今本同。

### 立道

泄則術不行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壹見則德償。顧廣圻曰：怒見則威分。盧文弨曰：則嚴木故昭子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先憲曰：上互誤明主利。顧廣圻曰：句有誤。民之性有生之質有生之名爲君者有其言則姦邪之說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王先謙曰：言以多而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顧廣圻曰：苟當於人主之心矣。其用徒謫。先憲曰：不然之物十人以爲然則疑信已半。若百人言之念不能決至

###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脅乎用則那訛。當上。先憲曰：不然之物十人以爲然則疑信已半。若百人言之念不能決至顧廣圻曰：爲誤也。以多信義兩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方以爲疑辯者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義兩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方以爲誤。先憲曰：先慎曰：此足上文言之念不能決至

### 章一

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本生作上謀。故無用之辯不畱。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王謂曰。顧廣折日官收當作收官。故字當行。則收字之誤耳。四十四个字而以大說大而誇則窮端。曰句絕。先慎曰。顧王誤是張榜本無任事至下說而誇爲句非。臣同庶得其無故而不當爲誇誣而罪臣。而猶信則誇大之姦情。則人主必怒。非爲他事所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日以上皆有謀。先慎曰。謂非爲他事所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聞張榜木非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王不智則姦得資。聞作文非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王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己變之後。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諭以聞矣。先慎曰聞。而功不當其言爲誣誣則罪其臣。必有報說必責用也。而誇爲句非。臣同庶得其無故而不當爲誇誣而罪臣。而猶信則誇大之姦情。則人主必怒。非爲他事所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日以上皆有謀。先慎曰。謂非爲他事所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聞張榜木非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王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己變之後。

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王先謙曰。聞辨言而宮必求其所構之是非。又於已變之後。老矣。之則毀譽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先慎曰。乾道本使上右。故字顧。則敗也。敗君之取也。先慎。廣折云。今木無故字。顧。則敗也。敗君之取也。先慎。疑令顧廣折云。乾木同今木無故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今當作今。語字。符言能符於後。則爲誠。不符則爲謬。符猶合也。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

七官之重也。母法也。法之息也。上閭也。上閭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微多。先慎曰。乾道木不重奉本重今。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功無義功字當

### 聽法

無道進矣

274

據增今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功無義功字當

行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者則賈於官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主  
喜俱必利不當主怨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讐執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日王先謙  
斯故勞苦不爲任事者母重。先眞曰乾道本者作也願廣斯  
今據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母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  
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眞曰官刑之  
煩也名之終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  
者有誰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  
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很行。先眞曰非誰字  
有訓焉不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句有誤脫有重罰者必有惡  
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以上勢  
卑下故下肆很觸。盧文弨曰狼毫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  
以法難犯上而以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賤紋之政務  
貨昧。顧廣圻曰紋字有誤所當作下同孫詒讓曰紋當當納篆文細作絃二字形相近而誤納謂納貢財子女也

國語鄭語說襄似云喪人是以法令隠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賊  
有欲而以爲入人入納義同是以法令隠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賊  
紋以疑法。下當有令字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誇主。當作生王  
先謙曰誇主與亂治對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  
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

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sup>功</sup>不得以家利爲功名所  
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  
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先眞曰乾道本無民字按不當

行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賢於官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主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王先謙曰  
耕故勞苦不爲任事者母重。先慎曰乾道本者作也頤廣所當  
今據故輕官。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母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  
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慎曰官刑之  
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貴也均賞  
者有誰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榮明主之道賞必出  
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譏俱行。此即蒙上賞者  
足以謀焉不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渭曰有謀說者必有惡  
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  
類炳

車下故下肆很觸。盧文弨曰：「凌木作狼，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  
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賊祿之政務爲  
貨昧。」顧廣圻曰：「祿字有誤，未詳。所當作下同。孫詒讓曰：「祿當爲  
作納。篆文納作綱，二字有誤。」鄭語說喪似云喪人是以法令厚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賊  
有微而以爲人入納義同是以法令厚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賊  
紋以疑法。先慎曰：「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誅王。」顧廣圻曰：「王當作生王。  
先謙曰：「誅主與亂治對，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  
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  
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不得以家利爲功名所  
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以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  
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願。先慎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按不當

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  
后氏之世者必爲蘇禹笑矣有決滌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  
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  
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蘇  
塗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堯人作鍊燧取火以化腥臊  
號之曰有巢氏御覽有依下文皆有今漢帝民食巢蠶蛤蠍腥。先慎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引御覽七十八字。先慎曰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爲獸蟲蛇。先慎曰御  
蠻作多蠻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  
顯學第五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  
長沙王先慎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八經

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據明誅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下當有脫文故大臣。先慎曰此二字合依拾  
主威增盧文弨云未一衍脫主威二字。先慎曰乾卦木履此二字合依拾

卷十七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八經

笑矣。先慎曰舜下脫綸字是以聖人不期脩古在扶世不法  
常可同。頤廣斯曰蔽本可作禹陽武當本誤論世之事因爲之偏宋人有耕者。先  
百二十九百七事類聚二十三引耕下無田字今張刪  
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田  
中有株免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免不  
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先慎曰藝文類今欲以先王之政治  
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下似當分段。盧文弨曰夫不期草木  
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趙本曰張榜本不  
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  
有一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富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  
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說之王天下也。盧文弨曰堯下亦  
本也下有字顧廣折云今本照有字按營云堯之有天下也

李斯列傳可證先慎案有字係後人用史記校記于王下失刪  
十目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引劉蕡八人并無有字今據刪此下  
斯傳行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安似耳荀子元文此下云古之  
讓天下者是去臨門之養而離臣虧之勞也。先慎曰初學記  
之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刪則訓亦作斯此下李  
一百八十人引斬作刮案李斯傳淮南王術訓亦作斯此下李  
之宿明荀子無此千字餘亦煩省不同當各依本書續耦桑之食  
藜藿之羹空曰虧張九十四引並作虧裴李斯傳亦言逆旅  
日鳥衣雖臨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先慎曰一百四十九及北堂  
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而爲民先。先  
御覽並誤虧張也引股無胈。先慎曰乾道本誤作股據張榜本改  
脛不生毛雖臣虧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先慎曰以張  
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臨門之養而離臣虧之勞也古傳天下  
而不足多也。趙本作故古故字通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

笑矣。先慎曰舜下畎浍字是以聖人不期脩古在扶世不法  
常可。顧廣圻曰戴本可作禹陽武事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者。先  
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刪元田  
中有株免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免不  
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下似當分段。古文夫不耕草木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  
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  
有一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富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  
雖倍賞眾罰而不免於亂先之王天下也。盧文弨曰虎下亦  
當分段先慎曰古文當云此欲以先王之政治

水也下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  
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先慎  
斯傳行難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似非當子元文此下云古之  
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庶之勞也。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係後人用史部校記于下失傳也  
之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係前李斯傳惟南主術訓亦作斯此下李  
斯傳一百八十引斬竹剖荆而作此十字餘亦頗省不同當各依本書彌栞之食  
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庶之勞不言逆旅之宿  
之宿明當子無此十字亦頗省不勤於此矣似非當子元文此下云古之  
聚落之義空曰虎裘。先慎曰御覽二十七又八百又六百夏  
日鳥衣雞監門之服蓋不虧於此矣。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虎  
書鈔一百四十二引股無胈。先慎曰乾道本底作股而引作股無胈張榜本改  
御覽八百作木畚並誤虧損也。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而以爲民先。先  
脛不生毛雖臣庶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傍木作又誤  
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庶之勞也古傳天下  
而不足多也。趙本作故古故字通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